



書頁一起一落

護理學系五年級 高子晴同學

人對於時間的感知總是飄忽。

別說入學時，就連剛開始進醫院實習，也總覺得時間流動如膠，每每抬頭探測與未來之間的距離，都還遠得像針尖一樣微小得看不清。然而同樣也是在某一次抬頭，突然就發現距離下一站近得令人焦慮。

很難說確切的時間點究竟為何。不是暑期實習，但又早於最後一個學期，可能是高鐵訂票應用程式某一次跳出來的「距離您到站還有五分鐘」讓人從某種搖晃著放鬆的果凍狀態驚醒，然後發現這一次沒有人來看背包裡的在學證明——隨之意識到，不久後這將不是偶然而而是常態。

接下來的時間就會飛快如風。

然而不論是被沾黏著緩步向前，或是飄忽翻滾著呼嘯而過，總是會留點痕跡——不論是我們對這個世界，又或是世界對我們。有時也像是雕塑，儘管不能排除藝術品被一斧一斧鑿壞的可能，但也可能將一塊渾沌的原石刻出些栩栩如生的鮮活。這數年於我而言是較幸運的後者，至少現在已經不再茫然無措，困惑於自己落於此處究竟是不是種迷航。

已經忘記大學最初的刻痕為何，暫時也不願多提那些見骨而發疼的斧鑿。倒是有些痕跡特別有趣，明明僅輕輕一撇，一點也未觸及核心，然而每每憶起當年，卻總是第一個映入眼簾。

就像當我回首一年級，第一個想到的總是自己去看了三次的《搖滾莫札特》。這件事與校園最深的聯繫甚至只有我在末場的謝幕衝台時扭傷了腳，不得不隔天到健康中心報到。某方面來說，這或許也反映出當年對我來說更為重要的是「台北」這個資源廣博的花花世界而非學校本身，又或者同時準備在學重考確實大大地削弱了我與校園和同儕間的聯繫。

不論是哪一個，當下的我都一無所覺，只知道《搖滾莫札特》是我自高中開始最喜歡的一部音樂劇（後來被法國於 2002 年推出的《小王子》取代），而我一上台北，正好就碰上首次來台演出——以票房而言，儘管說出這句話十分悲傷，但或許也是最後一次——這難道不是種注定的機會？而其中的恣意與瀟灑，也豪邁地推著我向前許久。

或許也是巧合，數年後，在國考後的隔天，我攜伴南下到台中趕上了《近乎正常》的末場，和全場一同看得淚滿衫襟，而這齣劇意外地與我們的專業十分契合——儘管事前就知曉大意，但幾乎全程緊扣的貼合程度仍使人訝異。這樣的巧合使人莞爾，儘管我也半開玩笑地自清著「我可不是故意要在國考後帶你來看這麼像題目的劇」，但其實也心知這樣的貼合帶來的並不是壓力，而是一種對於專業與人性間距離進一步的了然。就像我很慶幸有機會第一年沉浸於《搖滾莫札特》，我同樣歡喜於在此時體驗了《近乎正常》。

再過幾天，我獨自去看了《貓》。對於較看重劇情的人來說，若要誠實而言，《貓》飄忽抽象的劇情本來並非我的菜，並非平時會想回味的作品。然而，身在其中總是能使一齣劇鮮活千百倍，儘管遠在離舞台那麼遙遠的四樓，依然能被那些舞會、嘉年華般的鮮豔吸引。那鮮豔在於色彩、在於音樂、在於律動也在於最細微的互動中。左方有女性偶爾聊幾句，右方有孩子點評，儘管初時仍覺惱人，但這部劇確實有本事令願意的人融入其中，於是那些聲音儘管存在，卻也不再煩擾了。

散場後，我在捷運站聽著街頭藝人的提琴，突然理解了為何我喜愛音樂劇——或者說劇場。正是因為「在場」。所有的瞬間皆為當下獨有，而觀眾事實上也參與其中。所有的笑聲、掌聲、抽泣聲，全部都僅存於此刻、此處。另一方面，這些作品之所以在人生中落下痕跡，同樣是因為它們「在場」於我們那些特殊的時間與事件之中。因此輕輕一撇，就畫龍點睛。

我們又何嘗不是不斷地「在場」於某處、某事之中呢？

永遠都是這樣的身歷其境，才更刻骨銘心。親友或許常常被我抓著吐苦水吧，總說：「就算在寫某部小說前已經查了很多資料，但實習後回頭看，還是覺得失真。」但有時也覺得自知失真也是好事一樁，因為這顯然表示自己在其中多少得到了些什麼。

只是，正因為總是身於其中，要跳進下一個總會有些不適吧。就像游泳換氣時，那一起一落間鼻黏膜的刺痛。

現在，我又在什麼之中呢？或許前前後後皆在某本書中，只是書頁一落，不知不覺已經在下一章吧。

我知道，這些字跡總會持續綿延，頑固地印在頁面上，在每一個被讀到的瞬間鮮活地舞動其中。